

“内卷”的词类标注与释义研究

朱欣蓉, 卿雪华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热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内卷”一词在网络与日常交际中高频使用, 其语义与用法呈现出显著的动态演变特征。然而, 现有汉语词典对“内卷”的释义多局限于其最初的学术渊源, 未能充分反映其当代语用实际。本文基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 利用BCC现代汉语语料库, 对“内卷”的真实分布、释义情况及词类归属进行系统调查。通过对检索到的2415条有效语料进行标注与统计, 本文主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内卷”处理为名动兼类词, 并补充其当代义项与离合用法, 以更真实地反映其语言使用现状。

关键词

内卷,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 词类标注, 释义, 兼类词

Research on the Part-of-Speech Annotation and Lexical Definition of “Neijuan”

Xinrong Zhu, Xuehua 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ne 23,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Internet, internet buzzwords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modern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the term “neijuan” has been used with high frequency in both online and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its semantics and usage have exhibited remarkable dynamic evolutionary features. However, existing Chinese dictionaries predominantly confine their definitions of “neijuan” to its original academic origin, failing to fully reflect its contemporary pragmatic reality. Grounded in the Two-Level Theory of Word-Class Categoriz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lexical definition, and part-of-speech

classification of “neijuan” using the BCC Modern Chinese Corpus. Based on the annot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2415 valid retrieved toke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eijuan” should be treated as a noun-verb multi-category word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that its contemporary senses and separable usages should be supplemented to more faithfully represent its current linguistic usage.

Keywords

Neijuan, Two-Level Theory of Word-Class Categorization, Part-of-Speech Tagging, Lexical Definition, Multi-Category Wor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流行语不断涌现,并逐渐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流行语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推动了现代汉语词汇意义、语法功能和表达方式的持续演变。近年来,“内卷”作为传播范围广、使用频率高、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网络流行语,已经从专业学术术语演变为大众日常交际中的高频词汇,其语义、词类功能及语用特点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具有较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

从词源来看,“内卷”(Involution)最初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农业社会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不断增加劳动投入,却难以实现生产方式突破的发展状态。随后,黄宗智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用于分析传统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内卷”主要作为学术术语使用,其意义相对稳定,使用范围也主要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内卷”逐渐突破原有学术语境,进入公众日常生活,并迅速扩展到教育、就业、职场、消费等多个社会领域。已有研究表明,“内卷”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明显的语义泛化,由专业概念逐渐演变为描述非理性竞争、资源焦虑以及群体压力的重要语言符号,其意义不断扩展,表达功能也更加丰富。例如,“考研内卷”“职场内卷”“教育内卷”等表达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高频使用的话语形式,反映出网络流行语在社会文化传播中的强大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内卷”不仅发生了语义演变,其语法功能也呈现出不断扩展的发展趋势。《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目前将“内卷”主要标注为名词,其释义仍以原有学术概念为主。然而,从现代汉语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内卷”已经突破了单一名词功能,“内卷”已逐渐形成兼具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的动态词类特征,其词类归属及演变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汉语词类划分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问题。由于现代汉语缺乏严格的形态变化,词类划分更多依赖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句法功能,因此兼类问题始终是语言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朱德熙提出“名动词”理论,认为部分词语兼具名词和动词功能,其词类归属应结合具体句法环境进行分析[1];沈家煊进一步提出“名动包含说”,认为现代汉语名词与动词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而是呈现连续统特征[2]。上述理论为解释现代汉语兼类现象提供了重要依据,但主要建立在传统词汇研究基础之上,对于网络新词在高频传播过程中形成稳定词类功能的机制关注相对不足。

王仁强提出的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进一步拓展了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视角。该理论强调区分“言语层面”和“语言系统层面”，认为词类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在长期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规约化结果[3][4]。与朱德熙重视句法功能分析、沈家煊强调词类连续统不同，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更加关注词类由临时活用逐渐发展为稳定语言现象的动态过程，对于解释网络流行语词类扩展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因此，本文以该理论作为主要理论框架，对“内卷”的词类功能展开系统分析。

本文依托北京语言大学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对“内卷”的真实使用语料进行统计分析，重点考察其词类分布、句法功能及语义演变特征，并结合《现代汉语词典》的词类标注和释义方式，分析现有词典在网络流行语词类标注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内卷”词类扩展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的启示。希望通过实证研究，为现代汉语网络新词研究、词类理论发展以及词典编纂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内卷”语义演变的研究

自“内卷”由学术术语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以来，其语义演变及语言功能逐渐成为网络流行语研究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其语义泛化、语用功能、传播机制以及社会文化内涵等方面展开讨论。

黄西西认为，“内卷”最初源于文化人类学领域，在互联网传播过程中经历了由专业术语向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泛化，其语义扩展主要受到隐喻和转喻机制共同作用，并逐渐形成新的语义系统[5]。该研究较好地揭示了“内卷”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但主要关注词义变化，对其语法功能的发展讨论相对不足。

肖璟怡从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内卷”的流行过程，认为其经历了隐喻性语义泛化的多个阶段，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承载社会竞争压力和青年群体情绪表达，并逐渐形成具有身份认同功能的话语标签[6]。同时，作者指出“卷”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使用倾向，说明“内卷”正在形成新的词族结构。这一观点说明网络流行语不仅发生语义变化，其构词能力和语法功能也在不断增强。

樊静馨从词汇来源、语义特征、语法结构和语用功能等方面对“内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内卷”已经突破原有学术语义限制，在现代网络交际中兼具描述客观现象和表达主观态度两种功能[7]。刘毅冉则基于新浪微博语料库，对“内卷”的搭配模式、释义内容及语义韵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内卷”具有较稳定的高频搭配模式，其语义主要集中于“激烈竞争”“资源短缺”“徒劳努力”“社会困境”等多个层面，并表现出明显的消极语义韵[8]。相比传统定性分析，语料库研究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内卷”在真实语言环境中的使用特点，也为本文利用 BCC 语料库开展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朱佳乐认为，“内卷”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已经突破原有学术定义，“卷”逐渐由黏着语素向自由语素发展，不仅能够构成新的复合词，还能够进入不同句法结构，体现出较强的语言活力[9]。胡宸晔则从修辞学角度分析了“内卷”的隐喻表达机制，认为网络流行语广泛运用隐喻等修辞方式，不仅增强了表达效果，也促进了词义创新和语言形式的发展[10]。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内卷”由学术术语向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过程，对其语义演变、社会心理和传播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大多数研究仍主要关注词义变化和语用功能，对“内卷”词类功能扩展及其在真实语言环境中的句法表现缺乏系统分析，尤其缺少基于大规模现代汉语语料的实证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结合语料库数据，对“内卷”的词类分布及演变规律进行深入考察。

2.2. 词类与兼类问题研究

汉语和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有很大的不同。英语的词类有较明显的形态变化(如动词过去式加-ed, 名词复数加-s)，而现代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因此词类划分更多依赖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这也使兼类问题

长期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议题。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提出“名动词”理论,认为部分汉语词语兼具名词和动词功能,其词类归属应结合具体句法环境进行判断[1]。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静态词类划分模式,为现代汉语兼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传统词汇,对于网络新词持续发展的词类变化关注较少。

沈家煊提出“名动包含说”,认为现代汉语名词和动词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而是具有连续统特征,因此兼类现象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汉语词类边界的动态性[2]。这一理论进一步弱化了词类之间的对立关系,对现代汉语兼类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如果完全取消兼类分析,则难以充分体现词典编纂中不同词类功能的标注需求,也不利于揭示网络新词逐渐形成稳定词类功能的发展过程。

近年来,王仁强提出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强调应区分“言语层面”和“语言系统层面”,认为词类是在长期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渐规约化形成的语言范畴,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静态属性[4]。在此基础上,王仁强、黄昌宁进一步指出,传统兼类研究坚持“简约原则”,导致现代汉语词典兼类词数量被人为压缩,不利于真实反映现代汉语词类发展的实际状况[3]。

比较三种理论可以发现,朱德熙侧重于词语在具体句法环境中的功能表现,沈家煊强调词类边界的连续性,而王仁强则进一步关注词类形成的动态规约过程。对于“内卷”这类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网络新词而言,仅依靠传统兼类理论难以全面解释其词类演变机制,而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能够兼顾具体语境和语言系统的发展过程,因此更适合作为本文分析“内卷”词类扩展的理论基础。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汉语属于典型的分析型语言(analytic language),词汇缺乏丰富的形态变化,词类转换普遍依赖句法环境完成。英语语言学中也存在大量“conversion(零派生)”现象,如Google既可作名词,又可作动词(to google);text既可表示“文本”,又可表示“发短信”。虽然汉语兼类与英语零派生形成机制并不完全一致,但二者都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和高频使用推动词类扩展的发展规律。这说明“内卷”由名词进一步发展出动词、形容词功能,并非孤立个案,而是不同语言中词汇动态演化的普遍现象。

2.3. 词典释义与词类标注的研究

词典是记录和规范语言的重要工具,其释义方式、义项划分及词类标注不仅反映语言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也影响语言规范的建立。随着网络流行语不断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如何科学标注词类、合理划分义项并及时反映语言新变化,已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研究的重要内容。

韩敬体认为,词典释义应遵循科学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原则,既要揭示词语的基本意义,又要真实反映现代汉语实际使用情况,释义质量直接关系到词典的整体水平[11]。汪耀楠、祝注先指出,大型语文词典不仅应全面描绘词义,还应揭示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使词典能够动态反映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12]。上述研究强调,词典既具有规范语言的功能,也承担记录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任务。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词典释义研究逐渐吸收认知语言学和现代词典学理论。章宜华、黄群英认为,词典释义的发展始终与语言学理论密切相关,生成语法、原型理论及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不断推动词典释义由静态描述向动态解释转变[13]。章宜华进一步指出,现代学习词典不仅应解释词语概念意义,还应充分体现词语的搭配关系、语境特征和语用信息,以满足语言使用者的实际需求[14]。

在义项划分方面,田兵基于认知语义学提出,多义词义项划分应充分考虑词语认知框架及使用者接受视野,不同义项之间具有连续性和层级关系[15]。谭景春则指出,词典释义不仅应关注词义本身,还应重视结构意义向词义发展的过程,对于已经稳定进入语言系统的新义项,应及时纳入词典释义体系[16]。这一观点对于网络流行语不断产生新义项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针对《现代汉语词典》的研究进一步深化。黎千驹、黎哲提出词典释义应遵循“照应性原

则”, 强调不同词条、不同义项以及概念与外延之间应保持一致性, 以提高释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17]。袁世旭、许蒙蒙、郑振峰通过比较《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与第6版释义提示词的修订情况发现, 《现代汉语词典》不断调整“比喻”“形容”“指”等释义提示词, 体现了词典不断适应现代汉语发展的努力, 但部分释义方式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18]。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已从释义原则、义项划分、认知语义及词典修订等多个方面对词典释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为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然而, 关于网络流行语尤其是“内卷”这类高频词汇的词类标注和释义是否能够准确反映现代汉语实际使用情况, 仍缺乏基于真实语料的系统研究。因此, 本文结合北京语言大学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 对“内卷”的词类分布、义项演变及词典释义进行分析, 以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和网络新词规范化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理论框架

本文以王仁强提出的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 词类并非语言中预先存在的固定范畴, 而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规约化结果[4]。与传统词类理论主要依据词语静态语法属性进行分类不同,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更加关注词类形成的动态过程, 强调词类的形成来源于语言使用者长期、高频的实际运用。

该理论将词类范畴化划分为言语层面和语言系统层面两个层次。言语层面是指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实际使用, 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句法功能; 语言系统层面则是指经过长期、高频使用后, 某种句法功能逐渐获得社会共同体认可, 最终形成稳定的词类属性[3]。只有当某一用法不断重复出现, 并在不同语体、不同语言群体中得到广泛接受时, 这种临时性的语言现象才可能进入语言系统, 成为词语新的规约化词类功能。

相较于传统兼类理论,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更加适用于解释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规律。网络流行语通常具有传播速度快、使用范围广、功能变化迅速等特点, 其词类扩展往往首先发生于网络交际中的具体言语活动, 随后逐渐进入现代汉语语言系统。因此, 本文以该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结合真实语料考察“内卷”由单一名词向兼类词发展的过程, 并探讨其词类扩展是否已经达到语言系统层面的规约化程度。

3.2. 语料来源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本文选取北京语言大学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BCC Corpus)作为主要语料来源。BCC 语料库收录了报刊、微博、文学、论坛、科技、公文等多个领域的大规模现代汉语语料, 具有规模大、覆盖面广、语体丰富等特点, 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现代汉语不同语域中的实际使用情况。

考虑到“内卷”作为网络流行语具有明显的语体差异, 本文重点选取报刊子库、微博子库以及综合多领域子库进行分析。其中, 报刊子库主要反映正式书面语和新闻评论等规范语言; 微博子库集中体现网络交际和口语表达特点, 是观察网络流行语发展的重要语料来源; 多领域子库则涵盖文学作品、论坛讨论、网络新闻等多种文本类型, 有助于全面考察“内卷”在不同语境中的词类分布和语义变化。通过不同子库之间的横向比较, 可以进一步分析“内卷”在正式语体与网络语体中的使用差异, 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3.3. 数据提取与处理

本文以“内卷”为检索词, 对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进行全文检索, 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从报

刊子库、微博子库和多领域子库中抽取相关语料。

为了保证统计结果的准确性，首先对原始语料进行了人工筛选和清洗。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删除了重复语料以及与研究目的无关的检索结果，同时剔除了“内卷化”“内卷性”等由派生词缀构成的新词。由于此类词汇的词类主要受后缀“化”“性”等构词成分影响，其语法属性已不完全反映“内卷”这一基础词形的词类特征，因此不纳入本文统计范围。经过筛选，共获得 2415 条以“内卷”作为独立词使用的有效语料。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内卷”的词类分布与频次分析

经过对 2415 条有效真实语料的精细化标注，我们得到了“内卷”在 BCC 语料库不同子库中的词类分布情况，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art-of-speech distribution of “neijuan” in the BCC corpus

表 1. “内卷”在 BCC 语料库中的词类分布

词类	报刊子库	微博子库	多领域子库	合计(比例)
名词用法	482	312	344	1138 (47.12%)
动词用法	124	288	215	627 (25.96%)
形容词用法	36	165	92	293 (12.13%)
其他用法	22	54	48	124 (5.14%)
语素用法	58	92	83	233 (9.65%)
总计	722	911	782	2415 (100.00%)

从整体统计结果来看，名词仍然是“内卷”的主要词类，占全部语料的 47.12%，说明其最初形成的概念义仍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报刊等正式语体中，“内卷”更多作为社会现象或学术概念出现，例如“教育内卷”“行业内卷”“治理内卷”等，这类表达体现了正式书面语倾向于将复杂社会现象概念化、名词化的特点。

与此同时，动词用法已经占到全部语料的 25.96%，成为仅次于名词的第二大词类。在微博子库中，动词用法明显多于报刊子库，反映出网络语言更加倾向于把“内卷”作为具体行为来表达。例如“大家都在内卷”“不要继续内卷”“年轻人被迫内卷”等表达中，“内卷”承担的是动作行为义，而非单纯表示概念。这说明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内卷”的词类功能已经突破原有名词范畴，在日常交际中逐渐形成稳定的动词用法。

形容词用法占 12.13%，虽然比例相对较低，但在网络语境中的出现频率明显提高。例如“太内卷了”“这个行业很内卷”等表达中，“内卷”能够受程度副词修饰，并直接描写对象的性质和状态，已经具有典型的形容词语法特征。

除上述三类主要词性外，“内卷”还表现出一定数量的语素化用法，占全部语料的 9.65%。这部分语料主要表现为“卷学历”“卷孩子”“卷成绩”“卷王”等构词形式，说明“卷”已经逐渐脱离“内卷”整体，成为能够参与新词构成的高频语素。

综合来看，“内卷”已经由早期以名词为主的学术术语，逐步发展成为兼具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多种词类功能的网络流行语。不同语体之间词类分布的差异，也说明正式书面语更加倾向于保留其概念义，而网络交际则推动了其语法功能和表达方式的不断丰富。这一结果表明，“内卷”的词类发展具有明显

的动态演变特征，也为后文进一步分析其句法功能和语义演变提供了基础。

4.2. “内卷”的句法功能与搭配模式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内卷”在句子中的具体语法表现，我们统计了它在不同句法结构中的出现类型和频率，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ype frequency of “neijuan” in different syntactic structures

表 2. “内卷”在不同句法结构中的类型频率

句法结构	示例	频次	占比
作主语	内卷越来越严重。	285	11.80%
作宾语	反对内卷。	262	10.85%
作谓语	大家都在内卷。	244	10.10%
作定语	内卷的时代。	158	6.54%
与介词搭配	关于内卷的讨论。	205	8.49%
与动词构成动宾结构	陷入内卷。	248	10.27%
离合用法	卷不动了、卷起来	186	7.70%
其他	——	827	34.25%
总计	——	2415	100.00%

从统计结果来看，“内卷”不仅能够出现在现代汉语常见的句法位置，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网络语言特色的新型表达方式，其句法功能呈现出明显的扩展趋势。

谓语功能已经成为“内卷”最具代表性的语法特点之一。在语料中，“内卷”直接充当谓语的比例达到 10.10%。与传统表达“进行竞争”“展开竞争”相比，“内卷”能够更加简洁地概括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竞争行为，因此具有较高的表达效率。随着使用频率不断提高，这种谓语化表达逐渐由临时性的语言创新发展为较稳定的语言习惯。

其次，“内卷”形成了较强的构式搭配能力。在语料中，大量出现“陷入内卷”“拒绝内卷”“反对内卷”“摆脱内卷”“逃离内卷”等固定搭配。这些表达不仅反映了“内卷”已经能够进入现代汉语常见的动宾、介宾结构，而且说明该词已经成为描述社会竞争现象的重要概念。与此同时，以“内卷”为中心形成的固定搭配不断增加，也体现出其在现代汉语中的组合能力不断增强。

网络语言进一步推动了“内卷”的离合化和语素化发展。“卷”已经脱离“内卷”整体，能够单独承担谓语功能，并与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等构成新的语言结构。例如，“卷起来”表示竞争行为的开始，“卷不动”表示竞争能力达到极限，“卷疯了”则体现竞争程度不断加深。这些表达不仅具有鲜明的口语色彩，也表现出较强的构词能力和语法活力。这一现象也说明，“内卷”的发展已经不仅表现为词义变化，更体现为构词方式和句法功能的持续扩展。

总体来看，“内卷”的句法表现已经超出了传统网络热词的使用范围，其不仅能够稳定充当句子的多种句法成分，而且形成了丰富的固定搭配、离合表达和构式扩展。这些变化表明，“内卷”已经具有较高的语法能产性，并在网络交际中不断产生新的表达形式。词类的发展为句法功能提供了基础，而句法功能的不断丰富，又进一步推动了“内卷”词汇功能的演变和稳定。

4.3. “内卷”的语义演变与义项扩展

语言不仅有结构，更有含义。根据词典学中常用的义素分析法原理[9]，我们对 2415 条有效语料进行

分类后，将“内卷”的语义谱系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义项(见表 3)：

Table 3. Sense distribution of “neijuan” in the BCC corpus
表 3. “内卷”各义项在语料中的分布

义项	频次	比例
学术义	142	5.88%
泛化义	1342	55.57%
行为义	625	25.88%
状态义	306	12.67%
总计	2415	100.00%

从表 3 来看，学术义已经不再是“内卷”的主要意义。在全部语料中，仅有 5.88%的例子仍然沿用人类学、社会学中的原始概念，如农业发展、经济发展或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内卷化”现象。这类用法主要集中于学术论文、新闻报道和理论性文章，具有较强的专业色彩，与普通公众的日常语言存在一定距离。

目前占比最高的是泛化义，达到 55.57%。这一义项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内卷”的核心意义，主要指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为获得竞争优势而不断增加投入，但整体收益并未明显提高的竞争现象。这说明，“内卷”完成了由专业术语向社会通用词汇的转变，其意义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也更容易被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

在泛化义不断稳定的基础上，“内卷”又进一步产生了行为义。这一义项占全部语料的 25.88%，主要表现为将“内卷”理解作为一种具体行为，如“大家都在内卷”“企业开始内卷”“不要继续内卷”等。在这些语境中，“内卷”强调的是参与竞争的动作本身，而不是竞争所形成的社会现象。与学术义相比，这种行为义更加突出语言的动态表达，也反映了网络交际追求简洁、高效表达的特点。

除行为义外，“内卷”还进一步发展出状态义，约占全部语料的 12.67%。主要用于描写某种社会环境、行业氛围或生活状态，而不是强调具体行为。这类表达体现出“内卷”由动作义进一步向性质义、状态义发展，使其能够承担类似形容词的语义功能，也进一步丰富了词语的表达能力。

综合四类义项可以发现，“内卷”的语义演变具有较为清晰的发展路径，即由学术概念逐渐发展为社会现象，再进一步演变为行为表达和状态描写。这一演变过程并不是原有意义的消失，而是在保留核心语义特征的基础上不断扩展新的使用范围。随着网络传播和社会交际的持续推动，“内卷”已经完成了从专业术语到大众词汇的意义重构，其词义体系呈现出多层次、多功能的发展特点。

对于词典编纂而言，这种变化具有重要启示。传统词典通常以原始概念义作为释义重点，而真实语料显示，公众最常使用的已经是泛化义、行为义和状态义。如果词典仅仅保留学术义，难以满足语言使用者的实际查阅需求。因此，在词典修订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语料库证据，适当增加高频义项，合理调整义项排序，使释义更加符合现代汉语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词典的实用性，也能够更准确地记录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轨迹。

5. 讨论与总结

5.1. “内卷”演变对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启示

词典是记录和规范语言的重要工具，其词类标注和释义内容不仅反映语言研究成果，也直接影响社会公众对词语的理解和使用。随着网络流行语不断进入日常交际，词汇的意义和用法发生了快速变化，传统词典在收录新词和更新释义方面也面临新的挑战。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内卷”已经不再局限于最初的人类学、社会学术语,而是在网络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众普遍接受的新义项,并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多种语法功能。这说明,网络语言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词义的扩展,也推动了词类功能的演变。如果词典仍然停留在词语产生初期的释义和词类标注,便难以全面反映现代汉语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况,也无法满足语言学习者和普通使用者的查阅需求。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内卷”的词典修订应更加重视真实语料所反映的语言事实。一方面,在保留其原有学术义项的基础上,应适当增加当前社会中广泛使用的网络义项,使词典能够全面呈现词语意义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形成稳定使用习惯的动词、形容词等用法,也可在词类标注或用法说明中予以适当体现,使词典更加符合现代汉语实际使用情况。同时,还可以增加具有代表性的例句,展示不同语境下“内卷”的具体用法,提高释义的可理解性和实用性。

此外,现代词典编纂越来越重视语料库的应用。大型语料库能够真实记录词语在不同语体、不同场景中的使用特点,为词类判断、义项划分以及例句选择提供客观依据。对于网络流行语而言,借助语料库持续跟踪其发展变化,有助于提高词典修订的科学性,也能够增强词典对现代汉语动态发展的反映能力。

总体而言,“内卷”这一案例说明,面对网络时代语言快速发展的新特点,现代汉语词典应进一步加强语料库证据的运用,及时关注新词、新义和新用法的发展趋势,在保持规范性的同时,充分体现现代汉语发展的时代特征,从而更好地发挥词典记录语言、服务社会和规范语言使用的重要作用。

5.2. 本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本文以“内卷”为研究对象,结合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对其词类分布、句法功能和语义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分析,尝试从真实语料出发考察网络流行语的发展特点。与仅依据个别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相比,语料库研究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词语在不同语体中的实际使用情况,使研究结论建立在真实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同时,将语料分析与词典释义研究相结合,也为评价词典收录和释义是否符合现代汉语实际使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此外,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说明,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动态性和开放性。随着互联网传播方式不断更新,新词语、新义项以及新的表达方式不断涌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领域的专业术语逐渐进入大众语言,并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的语法功能和表达意义。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现代汉语较强的适应能力,也反映出语言与社会发展之间密切互动的关系。因此,加强对网络流行语的持续关注,对于认识现代汉语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来源于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虽然覆盖报刊、微博等多种语体,但仍不能完全涵盖短视频平台、网络直播、即时通讯等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媒体语境,因此对部分新兴用法的反映可能还不够全面。其次,本文主要采用定量统计与语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内卷”的词类和释义进行了探讨,但对于不同年龄群体、不同地区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使用差异尚未展开深入比较,这也是今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未来,可以在更大规模的网络语料基础上,对“内卷”进行历时跟踪研究,进一步考察其词义演变、词类变化以及构词能力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可以将“内卷”与“躺平”“摆烂”“松弛感”等具有相似传播特点的网络流行语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不同网络热词在词义演变、语法功能和社会传播机制方面的共性与差异,从而进一步丰富现代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内容,也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和语言规范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语料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民族交融视域下中缅边境直过民族德昂族语言认同调查研究”

(2025Y111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沈家煊. 我看汉语的词类[J]. 语言科学, 2009, 8(1): 1-12.
- [3] 王仁强, 黄昌宁. 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看现代汉语自指词项的兼类问题[J]. 外国语文, 2017, 33(1): 87-96.
- [4] 王仁强.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超学科方法论[J]. 外语教学, 2023, 44(1): 8-16.
- [5] 黄西西. 网络流行语“内卷”的语义演变及流行成因[J]. 汉字文化, 2022(15): 129-131.
- [6] 肖璟怡. 热词“内卷”的流行与社会心理分析[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7(1): 45-50.
- [7] 樊静馨. 热词“内卷”浅析[J]. 品位·经典, 2022(21): 34-36, 59.
- [8] 刘毅冉. 基于语料库的网络流行语“内卷”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2023.
- [9] 朱佳乐. 网络热词“内卷”的语言学分析[J].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4(5): 53-57.
- [10] 胡宸晔. 浅析网络流行语“内卷”及其修辞[J]. 中原文学, 2025(4): 177-179.
- [11] 韩敬体. 论《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一般原则[J]. 辞书研究, 1993(5): 18-29.
- [12] 汪耀楠, 祝注先. 大型语文词典释义的特点和要求[J]. 辞书研究, 1982(3): 27-34.
- [13] 章宜华, 黄群英. 词典释义研究的沿革与发展趋向[J]. 现代外语, 2000, 23(4): 371-382.
- [14] 章宜华. 学习词典释义结构与释义方法初探——英、法、汉语学习词典的对比研究[J]. 外国语, 1999, 22(3): 73-78.
- [15] 田兵. 多义词的认知语义框架与词典使用者的接受视野——探索多义词义项划分和释义的认知语言学模式(一) [J]. 现代外语, 2003, 26(4): 339-350.
- [16] 谭景春. 词的意义、结构的意义与词典释义[J]. 中国语文, 2000(1): 69-78, 94.
- [17] 黎千驹, 黎哲. 论词典释义的照应性原则——以《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为例[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6(1): 42-47.
- [18] 袁世旭, 许蒙蒙, 郑振峰.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提示词研究[J]. 语文研究, 2021(4): 22-41.